



本报美编 王超 制图

清晨的风还带着丝丝凉意，轻轻吹过白水镇中心村委会老湾地林场，早起的鸟儿扑棱翅膀，几只松鼠跳跳蹦蹦，迎着山头的太阳，林间清泉欢快地流淌。这里是以人工栽种的1.7万多亩华山松为主的公益林。在10多年前，这里还是缺水的疏林地，而回溯30多年，这里更是一片无林无水的凄凉荒山。

村民们说，有这么一片林、有这么一湾泉，大漫的功劳最大。大漫名叫宋祝漫，是曲靖市沾益区白水镇中心村民委员会老湾地村村民。他2005年被评为“云南省劳模”，家庭被表彰为“全国绿色小康户”；2011年被表彰为“曲靖市优秀共产党员”；2012年被评为“白水镇护林防火先进个人”；2013年被评为“沾益县道德劳模”；2017年被评为“沾益区最美人物”。

1983年前，由于林地管护不到位，加之当地群众靠山吃山，缺乏保护意识，原本植被稀疏的白水镇中心村老湾地变成了茫茫的黄土地。3月春风吹过，苍凉的老湾地已是黄沙漫天。

当年，农村实行“两包到户”和“两山到户”责任制。年仅20岁的中心向阳村农民宋祝漫虽然只有初中文化，但他意识到：只有造林护林，农村才有出路。在政策鼓励下，他萌生了前往老湾地护林造林的想法，几经思考，他将自己“欲战黄沙、誓创绿洲”的决心告知了家人，看着年轻稚气却勇敢自信的脸庞，全家人不得不支持他到老湾地荒山安家落户。

1983年11月，宋祝漫省吃俭用自费购买了造林护林的书籍和工具，带领弟弟宋二漫和6位村民8人上山搭建起了仅仅15平方米的牛毛毡临时简易房，开始他们的造林护林生涯。那时山上条件十分艰苦：住的是牛毛毡临时简易房，睡的是油布，吃的是洋芋、包谷面汤、野菜。白天风沙漫天，晚上寒风刺骨。尤其是山上没有任何造林护林的机械设备，更没有树苗和资金。他们只能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就地取材，扦插滇杨。几个月后，他们靠双手扦插的滇杨树苗成活率达90%。但挖树塘吃力、浇树苗吃苦，环境生活满满的艰辛，邓乔顺等6人只坚持了4个月便返回了村子，放弃了植树造林的事业。宋祝漫兄弟俩并没有灰心，反而更加坚定了“要种一大片树”的决心。

时常与人违，事总在人。1984年，宋祝漫兄弟移栽了第一批树苗，全年共栽植滇杨2万多株，圆柏60多亩，看一棵棵幼苗茁壮成长的小树，哥俩心里有说不出的欢乐。可是，此时的村民仍然缺乏护林意识，毁林情况越来越严重，山上原本就已少得可怜的树木正在不停消失。为了让荒山变绿洲，哥俩一面大力向村民宣传造林护林的好处，一面制定了山林管理规定：谁到山上砍一棵树，就罚挖1000个塘。“规定”一开始备受争议，为了砍树闹起的纷争也是常有的事，后来越来越多的村民理解宋祝漫兄弟俩的坚持，纷纷支持“规定”，乱砍滥伐现象得到有效制止，慢慢成长的小树苗给曾经的荒山带来了丝丝绿意。

1987年1月，宋祝漫与不怕吃苦受累的姑娘刘外娥有了姻缘。结婚时，在老湾地山上牛毛毡搭的棚子新房子，4棵木桩支起木板就是新床，点燃松香就当花烛。刚完婚的宋祝漫夫妇，从牛毛毡简易房搬到大理石教队16平方米的羊圈房安家落户，继续植树造林，他们种洋

芋、包谷、栽树苗、浇幼树……常年吃住住在山上，劳动在山上，一家人脸朝黄土背朝天，风雨来时家徒四壁。刘外娥说：“那些年太难了，吃不饱穿不暖，全家吃的是洋芋，洋芋烧着吃怕了就煮着吃，煮着吃怕了又烧着吃，有时候赌气我都要和他分开过。”

苍天不负有心人，1987年底，全家工程造林300多亩，栽植苹果树500多株，桃子树300多株，制止乱砍滥伐行为40多次。1988年，受他们感动，中心村委会双龙村的毛建平、毛应方两户也把责任田地交掉，到老湾地安家落户，一年共植树造林600多亩，制止乱砍滥伐行为100多次。那年春节，一个大雪纷飞、天寒地冻的日子，省委、市委领导一行7人来老湾地看望慰问，看到宋祝漫夫妇带着几个月大的儿子，挤在100平方米的羊圈房里瑟瑟发抖，感动而心酸，当下便决定拨付9000元给他们盖新房，领导们还留下了“方向准确，路子走对，是山区人民穷致富的根本出路”题词鼓励。

宋祝漫回忆说：“护林造林是一件实事、好事，但当时因为年纪轻，各种条件又十分艰苦，加上村里人的冷嘲热讽和各种排挤，我要把荒山变绿洲的雄心壮志也多次动摇过，但各级领导多次上山探望我们，竭尽所能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经常鼓励我们要继续守护好、爱护好这些汗水浇灌的小树苗。于是，我下定决心扎根老湾地，我发誓：只要我还有一丝力气，我都会坚持到最后。”就这样，兄弟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和荒山打起了持久战。到1989年，共造林1000多亩，栽植果树3000多株。老湾地林场的生态环境和林木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生活、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先后又有多个村民投身到造林工程中。

当造林、护林工作初见成效时，宋祝漫夫妇却遭受致命打击——他们年仅11岁的大儿子宋金林因病去世了。金林出生时，山地的树苗已有1米多高，宋祝漫相信自己的儿子也能像这些他亲手栽下的树苗一样茁壮成长，幼苗长大成林，只要守住它们，就是他无限的财富，所以给儿子取名金林。可金林4岁时，父母为方便劳动用绳子将儿子拴在树上，谁料风雨交加，小树被吹断，孩子掉进了水沟，被水呛到的小金林生病发热，更因家中困难无钱及时医治留下了病根，1998年，11岁的小金林因病医治无效离开了含辛茹苦的父母。宋祝漫每每提起这段往事都不禁红了双眼。“植树造林这事儿我坚持干了这么多年，身上的苦我都觉得不算什么，但是我不是一个好父亲、好丈夫，我没有照顾好金林，那些年他妈妈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发疯似地跑到那个水沟去看。”不久，宋祝漫刚近花甲年纪的父亲也因病在山中去世。即便清贫中接二连三遭受打击，宋祝漫也未曾放弃护林造林，不善言辞的他没有任何怨言，正如他小女儿宋来芳题于大门口的对联：一生护林不后悔，若有来生还为民。

护林造林初期，根据“林业三定，谁造谁有”的林业发展方针，宋祝漫在老湾地避开荒山、广栽树苗，看到树苗初长成，许多自留山农户便来认山认树，造林护林意识淡薄，拔树苗、剥树皮、放牛啃吃树叶、践踏树苗等行为屡禁不止，加上老湾地林地与炎方乡、播乐乡的多处山地交界，护林造林的矛盾多、难度大。宋祝漫用坚决的态度告诉所有人：护林爱林人人有责，绝不允许有人乱砍滥伐，绝不允许剥树皮，他的决心也得到了各级

党委、政府的肯定，多次派护林专员上山共商造林护林事宜，还为老湾地架设了电，修了路。环境条件改善，先后又有24户人家跟随宋家人上山种树守林。到1994年，宋祝漫带领群众累计完成工程造林4279亩，封山育林6000多亩，林场管护面积达17444多亩，昔日枯黄的山坡变成了绿色的海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林木荫蔽，老湾地这片荒山，1993年开始出现一股“龙潭”，长年出水，如今，整个山林终年山清水秀，已有60多个泉眼，野生动植物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2012年，适逢百年一遇的大旱，周边到处缺水，但老湾地的地下清泉仍然汩汩流淌，在解决老湾地饮用水的同时，兼顾了500余亩土地的灌溉。

1995年，老湾地林场已初具规模，护林管理工作难度越来越大，林地管理经费严重不足，在镇党委、镇政府的支持下，宋祝漫带领山上的村民摸家养鸡门路，发展养殖业，年养鸡达7万多只，不仅满足了自需，同时也带动了林场的发展。2009年，林权制度改革后，这片山林被划定为国家生态公益林，划分给24户农户管护，每年国家按标准拨付管护经费。

荒山变绿洲，自1983年宋祝漫兄弟俩在老湾地开始护林造林至今，已有30余年，老湾地林场林木茂盛，清泉长流，且从未发生过森林火灾。在宋祝漫夫妇的眼里，不管树龄有多大、树木长得有多高，它们永远都是需要保护的孩子。每天步履蹒跚地到山上巡查，特别是天气干燥、异常高温、刮大风的时候，无论有多晚，都坚持到林子里检查有没有火源或者起火迹象，确保每一棵树都不被火海吞噬。同时，他带领村民们一起学习《森林防火学习条例》《森林法》，2013年和2014年，宋祝漫共捐款15万元帮助白水镇中心村修建乡村公路和老湾地防火道。

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因林场忙于与播乐乡的交界处，山里有野鸡、斑鸠之类的野生动物，宋祝漫主动要求在老湾地林场设置一个劝返点，对进出白水交界处的车辆和人员进行严格检测，用小喇叭播放疫情防控知识和森林防火防火案例，提醒大家注意加强疫情防控 and 森林防火。同时倡导周边村民“不外出，不聚会，不走亲访友，不猎捕和食用野生动物”。

做一件事容易，坚持一生做一件事却很难。宋祝漫怀着“一生为林不后悔，如有来生还为民”的信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从青涩少年到霜染两鬓，耕耘着造林护林的不变信念。



云南日报文学奖
YUNNAN DAILY PRESS PRIZE IN LITERATURE

第十三届

主办
云南日报文体科教中心
云南省文联 | 云南省作协
永仁县委宣传部 | 永仁县文联

投稿邮箱 baaaa789789aaa@163.com

今年中秋节，我们踏着洱源罗坪山的晓雾，一路翻山越岭，终于来到了黑惠江边那个闻名已久的村落：山石屏。

山石屏是一个不一样的存在，如今的它，还和一个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洱源县普通卫生防疫工作者李桂科。

一大早，李桂科就在黑惠江边的大桥等我们。他的身后，奔流的黑惠江江水泛红，眼前是紧挨在一起的两座桥，一座是昔日的铁索桥，一座则是新建的钢混桥。山石屏没有通公路前，得靠渡船方能出入。

站在桥上，我看到了一栋静美的小院，几栋高大的钢混房子从四面围合，白墙青瓦的白族建筑风格，墙上绘着精美的白族壁画。这时，让人感动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村民扶老携幼，一起涌出来，奔向李桂科：“李医生回来了！李医生回来了！”

李桂科其实仅离开山石屏短短几日，回到县城，是要给山石屏的村民采买中秋节礼物。今天回来，他就是和山石屏的全体村民一起过节。

过去，山石屏在当地是一个令人谈之色变的存在，李桂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洱源县是一个麻风病高发的县份。1951年，大理地区行政公署就把洱源、邓川两个县的165名麻风病患者统一集中收容起来，带到人口较少的乔后段家村进行集中隔离治疗，1953年搬迁到炼铁乡黑惠江西岸的山石屏，建成了一个麻风病医院，1957年后就由洱源县管理。

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主要侵犯人体皮肤和神经，不治疗的话会引起皮肤、神经、四肢和眼的进行性和永久性损害，所以麻风病患者不但自身极为痛苦，而且行动不便、面目狰狞，并因其传染性的特点，一直以来被人所畏惧。

1980年，23岁的李桂科通过招工考试被洱源县卫生防疫站录取。第二年4月，在经过为期三个月的专业防疫学习培训合格后，就被单位安排到山石屏麻风病医院工作。从此他将自己的人生、命运与山石屏麻风病院紧紧地绑在一起。

谈起那段峥嵘岁月，李桂科亦是深有感慨，他说，当自己第一次走进麻风病院，眼前全是破旧不堪的土坯房，嘴歪眼斜、手足短缩、行动不便的麻风病人，让李桂科望而生畏。没有电，晚上都是摸黑或是点煤油灯，没有自来水，远远就有一股让人难受的臭味。近距离察看患者身上生蛆的溃烂伤口，或者为患者敷药施药，几乎没有医务人员都曾不可抑制地呕吐过，但他和同事们都知道：治病救人是医生的天职。吐完了继续工作，这成了当时所有医务人员工作的常态。

缺医少药，防护条件差，感染风险大，治疗效果差，但李桂科始终坚信，

“一湖一泉一美景，一城一佛一奇缘。一文一武一芳名，一寺一坊一月圆”，这就是弥勒。走过的山水千万座，心里最挂念的还是峨山甸水；吃过的米线千百碗，最喜欢的还是那碗卤鸡米线；听过的曲无数种，最醉心的还是那曲《阿细跳月》。

弥勒是我的第二故乡。第一次来弥勒，还是在我读初中时，那时表姐在烟厂工作，每到假期我都会来弥勒找她。当时的弥勒城很小，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峨泉街心花园，附近有百货大楼、电影院。自行车轻缓地穿梭在林荫小道，偶尔几声“叮当”的铃响打破寂静的时光，街头路旁相遇的人道着安、叙着旧。

峨泉转过去是西山路，那里总会有山里人挑柴和鸡蛋来卖。身着民族服装的彝族妇女躲在柴堆后，每当有人来买才羞涩地站出来，大眼睛扑闪扑闪地闪动着，嘴里用生涩的汉语说着话。西山路一到底就是烟厂了，那时才刚建厂，规模很小。职工都是五六个人挤在一间集体宿舍，宿舍外边就是包谷地。一个周末，我和表姐一起骑单车去乡下做客，一进竹园坝，蔗糖的香甜味就弥漫在田野。甘蔗林里，“金箍棒”直立、长叶飞舞，奏着嘹亮的琴音。竹园坝子的千亩荷塘，在夏季带来清丽的美，荷花仙子足踏绿盘亭亭玉立，傲然挺立于绿叶簇拥之中，一分素雅，一分清淡，一分圣洁，一分静美。

那是30年前我认识的弥勒，它给我留下了弥勒人热情好客、土地肥沃的印象，也记住了红糖、红烟这个城市的特产。或许是恋上了这个城，大学毕业后我选择来弥勒工作。一路走来我感受着这个城市发展的每一天、每一步，见证了小城的一个个精彩故事。

发展旅游业，打开小城与外界交流发展的大门。自1999年修建锦屏山风景区以来，一个接一个的旅游项目

生命的光芒

北雁

治病救人就是一个医务工作者的天职，他不嫌脏、不嫌累、不怕传染。而当时的麻风病治疗，是个世界级难题，但面对一次次失败，他不气馁，不放弃，不怕失败，在为患者医治过程中不断实践、揣摩、尝试。同时一面求教于同行的专家，一面潜心学习各种医学理论，还特别关心国家和各级卫生部门对麻风病治疗的各种文献资料 and 理论成果，再就是留心生活，比如针对麻风病患者知觉不灵敏、手脚不灵便等一些原因，他常常会提醒患者在每天洗完脚后留心鞋底是否存在沙粒以防磨伤脚面、在炊具上为患者制作木质高柄以防烫伤等等，用一切的爱帮助患者减轻各种损伤和痛苦。

直至1990年底，在国家疾病防治政策理论和科研力量的支撑下，经李桂科等医务人员精心实施，山石屏麻风病医院内的患者全部治愈了。直到退休前36年的坚守，李桂科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尽职尽责、业务过硬，恪守职业规范，敬业奉献。并在麻风病防治工作中刻苦钻研，勇于创新作出突出贡献，使洱源县麻风病患病率由最高年的27.3/万人降至2018年的0.1/万人，下降了99.6%。由于防治工作与科学研究成效显著，洱源县麻风病防治工作于1998年获卫生部先进集体表彰，“十一五”期间麻风病防治工作”获云南省卫生厅、省民政厅、省残联、省红十字会先进集体表彰。

按理说，所有麻风病患者全部治愈后，麻风病院应改名为疗养院，李桂科可以不用再像以前那样，把妻子、孩子和老人丢在家里，自己像陀螺一样在县城和疗养院之间奔波了。可现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在疗养院里的康复者，都是一些无家可归或有家归不了的人，他们的内心很孤独。尽管他们被医疗和科技治愈了，可是他们生活却很贫困，生产生活条件很差，仍然受到歧视与偏见，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农副产品没人愿意买，生病外出搭不到车，外人不敢进入麻风村。同时他们跟村外的亲戚没有往来，没有朋友，子女们长大后找不到对象，大部分病患家庭只能选择互相通婚。包括他自己，作为一个治疗麻风病的专职医生，他同样受到了社会上一些人的偏见，所谓医者父母心，康复者的心理李桂科感同身受。

在这时候，李桂科坚决地留了下来。“我是一名疾控机构的医生，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我入党的初心，这个信念一直鼓励着我。麻风病防治事业，就是要做好麻风病防治工作，治愈麻风病人，消除歧视、消除偏见、减少残疾，把党和政府的温暖带给每一个人，带领他们过上好日子！”

为了改变社会歧视与偏见，20多年来，李桂科一直坚持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不可怕的科学道理，一方面

弥勒在微笑

玉泉

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让这方山水更加绚丽多姿、风情万种。拾级1999级台阶，高19.99米的弥勒大佛就坐落在锦屏山之巅，这尊世界上最高的弥勒坐佛，“来弥勒拜弥勒”寄托着对未来期待向往的美好心愿。

问道锦屏山，养生温泉水，梦幻东风韵，万花太平湖。红河水乡歌咏云下江南的多情，湖泉生态园韵味诗意的家园。如今的弥勒处处是美、步步皆景。一个小小的弥勒城，方圆不到10平方公里范围内三个水库相拥、两个湖面镶嵌，宛如五颗珍珠散落在玉盘中。两湾湖水相伴的弥勒，让弥勒人每天的生活为湖而起、为湖而息。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在湖面，当鸟儿拍打着翅膀，当绿叶舒展开叶片时，人们已经在湖边迎接一天当中最美好的时光。呼吸着一天中最清新的空气，绕着湖水或散步、或垂钓、或骑行，倾听着鸟儿婉转的鸣音，弥勒人幸福的一天已经开始。而当夕阳西沉、夜幕降临时，湖泉生态园仍然是弥勒人结束一天幸福生活的必去之地。迎着霞光看白鹭在湖面荡来荡去，湖畔的芦苇在微风中跳着芭蕾，一池碧绿的荷透着清香，还有那可爱的碧螺亮的水不时地亲吻，在欣赏着美景之余，人们沉醉在小城小小的甜蜜中，留下幸福的脚印、相伴的身影。

而城南新建的红河水乡，更为弥勒带来高原水乡的美。1000多亩的水域面积内，楼台亭榭、桥梁走廊，迂回曲折散落其中，苏派、徽派、京派等古代经典园林艺术荟萃于此。钱王桥、将军桥、采莲桥、流霞桥、映月桥等18座桥或连或断矗立于水面，尽显中国桥文化的韵味。曲水流觞、清风明月，翠羽丹霞等八个亭阁坊错落有致、布局巧妙。在古色古香的水韵文化中又融入了现代元素，华灯初上，如梦如幻的水舞秀让你如痴如醉。随着音乐响起，

通过撰写大量的医疗论文，编印大量宣传资料，通过开展乡村干部和乡村医生培训等多种渠道，向广大群众宣传麻风病可防可治的知识；另一方面，他主动亲近病人，比如在患者全面治愈后，他撤销了5公里外的健康区，来到疗养院和康复者吃住在一起；带康复者外出考察时，他就直接和康复者住到一起，帮助他们建立信心。

麻风病人家庭的子女常常因为受到歧视中途辍学，一部分子女没有上过学，麻风病医院最大的问题是子女上不了学。1993年，山石屏疗养院里办起了小学，没有教师，李桂科就动员康复者为孩子们上课，到了后来，他自己也成了兼职教师。如今，山石屏村30岁以下的康复者子女识字率达100%，同时培养出了1名研究生和7名大学生，让他们都通过知识改变了自身的命运。

为帮助康复者家属发展经济，李桂科帮疗养院的村民贷款，鼓励和帮助他们购买三轮车搞运输，养鸡、养猪、养孔雀、种蔬菜、种植经济林木。2013年3月3日，洱源县炼铁乡、西山乡两地发生地震，山石屏属重灾区，地震发生后，李桂科一直在疗养院忙抗震救灾工作，和全体康复者同吃、同住、同劳动。李桂科觉得有他们在，他们才会安心，也才会树立起共同战胜困难的信心。在洱源县委、县人民政府的关心重视下，山石屏疗养院恢复新建成了2室1厅1厨的住房30套，库房24间，公共厨房、洗衣房、卫生间、娱乐室、卫生室、篮球场、太阳能路灯等设施一应俱全，通往平甸公路的2.35公里村道也实现了路面硬化，还建起了贯通黑惠江的大桥。

2014年1月8日，山石屏疗养院更名为山石屏村，标志着这里每一个当年曾让世人谈之色变的病患者，真正成为普通的、为世界接受的村民。

在李桂科和村民们的陪同下，我们走进了山石屏村子的每一个角落，坚固的房子、宽阔的场院、干净的水泥路面，鸡鸣犬吠，栽花种竹，四围的庄稼和核桃树丰收在望，村子欣欣向荣，和和美美，更像一个团结和谐的大家庭。参观完毕，老老少少欢声笑语，聚在一起共进中秋晚餐。

显然，李桂科是主角，村民们频频向他敬酒、祝愿。我们也有幸得到了这样善良人们的祝福。

当晚，月亮很圆，我们在暮色中向山石屏告别。月光如水，李桂科带领村民，把他们送到黑惠江桥边，指着江水说：“今天天上一个月亮，水中一个月亮，山石屏欢迎你再来！”

看着沐浴着清辉的李桂科，不由感慨万千。这位二十大的党代表，至今退而不休，依旧留在山石屏村，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把麻风病康复者及家属当作自己的亲人，为此一生荣获上百种荣誉称号，可谓实至名归。今天的山石屏，李桂科显然是第三个月亮。

时而如长袖善舞的美女轻盈起舞，时而如西班牙斗牛士勇猛热烈，时而如一根根冰柱直立水面，时而如万千雨丝缠绵悱恻。

弥勒是绿色的，寓意着希望活力。这是一个被绿色包围的城市。当第一缕阳光，温暖地洒向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街巷、山峦、山村、田野，都化作水墨丹青中的笔笔勾勒，渲染出一派山水田园的风貌，那层层叠叠、肆意铺展的绿色，便激荡起弥勒生命鲜活的光彩。

弥勒是蓝色的，静享弥勒，是一泉一世界，一湖一天堂。湖泉生态园、红河水乡，虽由人开，宛如天成。它如一片静美的秋叶，在喧嚣的城市独自安逸静默，栖息湖畔，透过烟波浩渺的湖面，城市在另一端，宛如海市蜃楼一般的虚幻，而湖这边，天高云淡，如梦一般宁静。

弥勒是金色的，蕴含灵光和福气。不知是怎样的“一种”机缘“与”应化”，弥勒成为全世界唯一与佛同名的地方。或许正是大佛的灵光福运，使弥勒的历史承载了古老、悠久的毓秀和钟灵，成为一片宝蕴流金的福地，孕育出一个又一个的英才。明末兵部尚书杨毓庭、一代联圣叶蓥翁、清末巨商王炽、抗日名将张冲以及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弥勒是红色的，演绎激情与浪漫。这里的土地是红的，这片红土地孕育的彝族支系阿细人更是把火之红融入灵魂深处，奔放、狂野、醇厚、欢乐。夏季，当满坝子的葡萄架挂满香甜的绿葡萄、紫葡萄、红葡萄，红葡萄酒散发出迷人的醇香。弥勒是多彩的，弥勒是奋进的，弥勒是幸福的，2021年GDP总量达496.1亿元，稳居全州第一，稳居西部百强县多年。

这就是弥勒，弥勒的微笑，微笑的弥勒。它将吸引世人的瞩目，吸引世人因这方山水而诗意栖息。